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报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第十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报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第十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学报. 第10辑 / 汪宁生主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222 - 10904 - 9

I. ①民… II. ①汪… III. ①民族学 - 学报 IV. ①C95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1747 号

责任编辑: 高 专 尹 杰

装帧设计: 胡 蓉

责任印制: 陆卫华

书 名: 民族学报

作 者: 云南民族大学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aszbs@pubic.km.yn.cn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省印刷技术研究所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10904 - 9

定 价: 58.00 元

《民族学报》学术顾问

马 戎 王 尧 王孝廉 王明珂 王治来
王庆仁 杜荣坤 祁庆富 张公瑾

(法) Michèle Pirazzoli-t'Serstevens

(美) Victor H. Mair

(瑞典) Magnus Fiskesjö

(挪威) Harald Lars Bøckman

(英) Nicholas Tapp

《民族学报》编辑委员会

◎ 副主任：张桥贵

◎ 主 编：汪宁生

◎ 委 员：马丽娟（特邀） 尹绍亭（特邀） 王亚文 王世丽
朱惠荣（特邀） 汪宁生 李惠铨（特邀）
林超民（特邀） 杨福泉（特邀） 范祖锜（特邀）
张天军 张桥贵 周卫红 罗廷锦 贺圣达（特邀）
赵岩社 谢国先

◎ 编辑部工作人员：冷雪梅 杨 桢 张文兰 胡习珍 熊顺清

目 录

略说仡佬族自称的演变

- 《僊为僚说》补议 蒙 默 (1)

泉盐

- 探索巴史的路标 管维良 (13)

- 敦煌《南语写卷》中凉山地区史料初探 陈宗祥 (33)

释“𩇛”

- 汉语词考原之一 王育弘 王敬骝 (45)

- 东巴文、甲骨文中的“多点状字符” 曾小鹏 武晓丽 (61)

- 彝族占卜习俗的调查 阿苏大岭 卢志发 沙马史付 (67)

- 一位黎族文化工作者对当前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 王 惠 (95)

- 户撒阿昌族上座部佛教及其和其他宗教的关系 熊顺清 (109)

- 大理彝族“接密枯”仪式调查 罗明军 (137)

- 广西大瑶山盘瑶巫师现状调查 罗宗志 (147)

- “中华民族是一个”观念的萌生与确立 娄贵品 (169)

- 论傣族孔雀舞表演的形式及发展 简君艾 (183)

*** 口述民族史 ***

户撒末代土司一位妻子的经历 刀保爱 口述 雪 晴 整理 (207)

“神药两解”

——一位土家族民间医生自述 杜慎皇 口述 王亚文 整理 (223)

一位湘西土家族“摆手舞”传承人自述 田仁信 口述 王亚文 整理 (245)

“我既管活人，又管死人”

——一位黎族哨官的自述 符东江 口述 冷雪梅 整理 (267)

一位黎族道公的自述 邢趴夫 口述 胡习珍 整理 (279)

象脚鼓是如何制成的 线波喊亮 口述 胡习珍 整理 (299)

*** 民族语文译丛 ***

洛北河次方言区苗族丧葬仪式开路祭祀辞汉译 (二)

..... 吴正彪 罗 鋈 蓝文书 (319)

*** 书 评 ***

《文化的解释》汉译问题讨论 (二) 谢国先 (377)

《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汉译问题举例 袁 平 (421)

*** 学术动态 ***

口述民族史调查工作取得成果 张文兰 (431)

Contents

A Brief Study on the Changing of the Self – claimed Name of Gelao

——Supplementary Discussion of *Bo Was Liao* Meng Mo/1

Spring Salt

——A Guidepost for Exploring the Ba History Guan Weiliang/13

A Preliminary Study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Liangshan Area in *Nan Yu Xie Juan*

(《南语写卷》) of Dunhuang Chen Zongxian/33

An Interpretation on Ne “鬻”

——An Examination on Chinese Etymology Wang Yuhong Wang Jingliu/45

Multi – dot Characters in Dongba Hieroglyphs and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 Zeng Xiaopeng Wu Xiaoli/61

An Investigation on Yi Divination Custom Asu Daling Lu Zhifa Shama Shifu/67

Some Opinions of a Li Cultural Researcher on Li Studies Wang Hui/95

The Theravada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Religions in the Husa

Achang Region. Xiong Shunqing/109

Jiemiegu Ceremony and its Vicissitude of Dali Yi People Luo Mingjun/137

An Investigation of Panyao Shaman in Guangxi Dayaoshan Luo Zongzhi/147

The Initi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One”

..... Lou Guipin/169

The Dai Pavan Performance; the Form and its Development Jian Jun'ái/183

* Oral Ethnohistory *

The Encounter of the Last Generation of Native Governor (*Tusi*) 's wife in Husa

- Dao Baoai Compiled by Xueqing/207
- “Two Solutions : Magic and Medicine”
-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a Tradition Herbal Doctor of Tujia Peaople
- Du Shenhuang Compiled by Yawen/223
-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Tujia Hand – waving Dance Inheritor
- Tian Renxin Compiled by Wang Yawen/245
- “I am in Charge of the Living, and also of the Dead”
- Fu Dongjiang Compiled by Leng Xuemei/267
- The Oral Autobiography of a Li Daogong (Shaman) ... Xing Bafu Compiled by Xizhen/279
- How the Elephant – foot Drum is Made Xian Bohanliang Compiled by Hu Xizhen/299

*** Translation of Language and Written Language of Minorities**

- The Han –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Prayers for Guiding the Dead’s Soul in Miao Funeral Ceremony in Luobeihe Sub – dialect Area. (2)
- Wu Zhengbiao LuoYun Lan Wenshu/319

*** Book Review ***

- A Discussion about Problem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2) Xie Guoxian/377
- Some Examples of Error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Folktale* Yuan Ping/421

*** Academic News ***

- Fruitful Fieldworks on the Oral Ethnohistory Zhang Wenlan/431

略说仡佬族自称的演变

——《僂为僚说》补议

蒙 默

(四川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三十多年前曾写过《僂为僚说》一文¹，根据《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夜郎人为“夷濮”、《后汉书·南蛮传》称夜郎人为“夷僚”，而《水经·温水注》载夜郎事时又前称“夷濮”、后称“夷僚”，提出魏晋与北朝时期“濮”、“僚”两个族我可以互换的看法，认为“濮”是魏前的古称，“僚”是后起的新称，在此以后，僚称逐渐取代了濮称，而云贵川的彝族却自古至今还保留称仡佬族为濮的他称。“僂”与“濮”二字在先秦两汉时期音读全同，故常用为同一族称的异写；而唐后“僂”有“蒲业反”一读，即可读为“白”或“百”，元后出现了将云南“白蛮”写作“僂蛮”，将“百夷”写作“僂夷”的用法，但此后起，并非古读古义。愚创此说，不敢自坚，只以一种“说法”提出，且载在一份内部刊物上。岂料此说得到一些民族史同道的赐许，被转辗引用。1980年后，我先后读到田曙岚先生所写《试论濮、僚与仡僚的起源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和《“僚”的研究与我国西南民族若干历史问题》（初稿）二文²，文中对“濮——僚——仡佬”的看法，真可说是先得我心。而古代“僂”、“濮”两字关系，后来读到章太炎先生《西南夷小记》³、顾颉刚先生《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⁴，也早与鄙见相同（对濮的理解则不同），只恨自己写前文时参考不周未克征引为歉。

与此同时，也有同行学者认为：濮、僚两族称前后相承之说，从文献考证上虽可

1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7（1）—1978（1）。

2 前文载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一集），后文载《参考资料》（第八集），分别印行于1980年4月、1981年9月。文章虽写于1963年，但当时未能发表，没能早日拜读，深感遗憾。

3 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

4 载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成立,但为什么濮名在魏后改称为僚呢?濮、僚二名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于此问题,田曙岚先生的大作中没有涉及,我在研究中也不时发现了一些解说的线索,渐渐形成了一个初步看法,谨草为此文,愿以回报提问者并就教于同行。

愚年近五十始治民族史,甫一接触即深感资料奇缺,于是竭力搜求,尤致力于田野调查,特别重视民族本身蕴蓄资料之发掘,不仅广求民族文献,更及于口头传说,甚且进而求之于有民族语文之音读本义,故不时能发人之所未发而见许可于同行。如彝族、纳西族和白族语文的“北方”一词本义皆为水头;“南方”一词本义皆为水尾,认为这是古代夷系民族居住江河之水北南流地区的反映,而这又适与罗鬼夷书说一世祖希孟遮出自旄牛徼外之说相合;又如凉山彝语称娃子(包括奴隶和隶属民)为“节”,而“节”的本义又为“敌人”,这有力说明凉山彝族的娃子主要来源于被征服的敌人(异族)¹,此皆至有理趣,颇为学者所乐闻。笔者在研究西南古族时,发现箝(或作“箝”、“𠂔”、“箝”)人之“箝”其音读竟与箝人后裔彝族、纳西族的“人”字音读相同,因而提出原始民族可能有用“人”字音读为族称的习俗。后读国外民族学资料,得知爱斯基摩人自称“依纽特”(Inuit),英属哥伦比亚的“海达”(Haidds)人,哥伦比亚的“穆依斯卡”人,其意都是“人”。南非的霍屯督人自称为“荷依——荷英”(Khoi-Khoin),其意为“人中之人”。因此,我以“箝”作为族称对古代西南民族进行考察,写了《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一文²,提出汉代西南古族中有一个属于箝人的民族系统,它和汉代的羌和氐都是有区别的,汉人称之为“夷”,对昔日学者以彝族出于氐羌的旧说提出异议,这个观点颇引起不少同行的关注,汪宁生先生来信嘉许,并介绍张政烺先生给他们讲先秦史时,述及东夷历史,谓“夷”即东夷人之自称,故今山东人对“夷”与“人”读音仍相近,而西土华夏诸部落贱视之,故古文字中“夷”与“尸”同。谓此可为鄙说以“人”为族称增一旁证。后来我检阅了古文字辞书,有这样几条材料³:

李义说:第一期方组卜辞中夷和人不混用。写法小异;二期以后及历组卜辞中,夷与人的写法一律相同。五期卜辞的人方即一期卜辞的夷方。

陈秉新说:卜辞“人方”之人确是人字,此人方亦见于殷末铜器铭文中,周金文及后世典籍作“尸”或“夷”者乃音之转,人与夷为日審旁纽,真脂对转,人与夷为日喻旁纽,真脂对转。“人方”是对东夷族各方国的统称,势力相当强大。

1 前事写入《试论彝族的起源问题》,载云南大学《思想战线》,1980年第1期;后事写入《凉山彝奴隶社会》(征求意见稿)第二章第一节,皆收入拙著《南方民族史论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2 蒙默《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一期,收入拙著《南方民族史论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3 李义说转引自《古文字话林》,第八册,801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陈秉新说转引自《古文字话林》,第七册,256页;李孝定说转引自周法高等编纂《金文诂林》,卷八,4970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

李孝定说：人方与夷方原本一字，仅体小异。这些学者都认为“夷”之与“人”写法上仅有小异，音读上可以相通，所以二字不仅意义相通，字也通用，都有力地证明了张政烺先生的说法，作为古民族自称多有“人”意之证，确定无疑。

我在《论夷与羌》一文发表之后读到李永燧先生的《关于苗瑶族的自称——兼说“蛮”》¹。李先生指出：苗族和瑶族的自称都有“人”的意思。他认为在远古苗瑶基础语中其族称即是“人”字，由于民族的发展迁徙，在不同时间和地域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差异，甚至辞义上也可以发生某种变化，李先生把这些变化归纳为四种类型，表现出它们变化的不同程度（阶段）。但尽管有这些不同变化，而从历史比较来分析，它们的对应关系还是清楚的。他们的自称都出自一个共同来源，就是远古基础语的族称，亦即“人”字。同时他还认为上古汉语中的“蛮”字就是古苗瑶语民族自称的音译。李先生写得颇为有理有据，他不仅分析研究了苗瑶民族的自称问题，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论断：

对动物界来说，实际上“人”就是一种自称。……“族称”比“人”晚起。但从最广泛意义上说“人”（对动物界而言）和族称（对不同的人集团而言）都是一种自称，这两者有一定的联系。瑶族至今自称“人”，……各地瑶族的自称虽然在语音上并不一致，但在意义都有一个中心，称本族为“人”，把本族不同支系称为不同的“人”，从而使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人”是个基本词，它的读音很容易发生变化，甚至面目全非。它的词义也可以发生某种变化，某些苗族支系的自称仍然保持“人”的意义外，许多苗族支系自称不再作“人”字用（虽然本义仍有“人”的意思），而是另用了一个人字，也就是说，民族自称和“人”分了家。（后段对李文有删节）

这个论断给予我很大的启发：民族早期自称即是“人”，但它是会发生变化的，且可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仍可探寻。由此让我想到了从现代仡佬族的自称去探求它的古称及其演变。

二、从仡佬族的现代自称说起

近代记录仡佬族自称的学者中大概以鲍克兰为较早，她在所著《贵州仡佬的历史和现状》一文中说：普定县白果树仡佬族“他们自称 Ba Dsung”。“‘披袍’自称 Glao，‘打方’自称 Gao”²。田曙岚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引用《仡佬族使用语言的情况》（该书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第二工作队、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编著）：

1 李永燧《关于苗瑶族的自称——兼说“蛮”》，《民族语文》，1983（6）。

2 鲍克兰（德国人），原文系英文，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集，1946年。后经玉文华、方鹏钧译，陈宗祥校《贵族仡佬的历史和现状》，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2）。

会说仡佬语的仡佬族,用仡佬族语自称为 Gao³⁴ (Kiao⁵⁵ 或 ɣne³³),意思是“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都称他们为“仡佬族”¹。

田氏在文中也说:仡佬族“他们自称为仡佬族 (Glaο 或 Klao)”²。这几个音读粗看是和“佬”或“仡佬”有关,但和“濮”却没有关系;Ba Dsung 一词似有关系,不能帮助解决问题。贺嘉善编著的《仡佬语简志》一书开始介绍仡佬族概况时,指出:“仡佬族因方言不同,自称 klau¹ 或 qau¹, a¹, ɣɣu¹, ha¹ kei¹, to¹ ɣlo¹. klau¹, qau¹, ɣɣu¹, kei¹, ɣlo¹ 等字同源。”³ 在《方言》章中写出这些音标的汉译音读是仡佬、稿、河欧、哈给、多罗,《仡佬族简史》等作品一般都采用这个汉译。但这些自称中竟没有一个和“濮”音相近的。而在《简志》所附录的《词汇》中却显著地载着:

汉族 pəw¹ sɔ¹

仡佬族 pəw¹ klau¹

此处,“pəw¹”明显地既有“族”义又有“人”义,而且又音“濮”,该字似乎就是我们所寻找的既是仡佬族早期自称而又具有“人”义的“濮”字。但《简志》在论述中却说这是一个“由名词 pəw¹ ‘公’虚化而来的前置附加成分,主要表示不同的人”。而且这又是孤证,同时他们对“汉族”也用了这个“濮”字,这就难于说是仡佬族的“自称”了。因此,不得不另求更多资料来分析。在友人们的帮助下我得到三本载有仡佬自称的作品。资料最丰富的是贵州省民委和贵州民研所编著的《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仡佬族、屯堡人卷),兹将相关材料摘录如下⁴:

大方普底乡红丰村仡佬自称(以下省此四字)

布偶

黔西两大支:雅意仡佬	咪达
中寨村	布欧
遵义正平乡	哈仡
平坝大狗场	褒佬
安顺弯子寨	褒佬
普定窝子乡	告或布告
镇宁比拱	柔
六枝堕都区牛坡乡	各保
织金龙场	埃审

1 田曙岚《“傣”的研究与我国西南民族若干历史问题》(初稿),载《参考资料》(第八集),75页。

2 田曙岚《“傣”的研究与我国西南民族若干历史问题》(初稿),载《参考资料》(第八集),75页。

3 贺嘉善《仡佬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页,1983年。

4 以下各条分见《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仡佬族、屯堡人卷),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3、29、37、42、51、56、61、65、67、73、81、84、130、160页,2008年。

黔西大关区	布偶
贞丰皎贯乡联合乡	布母舅
关岭麻凹、摆布、安顺弯子寨、平坝大狗场	仡
关岭新辅乡、鼎江乡等	补哈仡
张济民的《仡佬语研究》也有记录 ¹ ：	
大方仡佬自称（以下省此四字）	pu ⁵⁵ yu ³³ （补尔）
安顺	klau ⁵⁵
平坝	lau ⁵⁵ （佬）或 pu ⁵⁵ lau ⁵⁵ （补佬）
普定	qua ¹³ （告）
仁怀板栗弯、遵义平正乡	pu ⁵⁵ mu ³³ hen ⁵⁵
仁怀亚塘、广西隆林	ha ⁵⁵ ke（哈给）
六枝牛坡	to ³¹ lo ⁵⁵ （多洛）

翁家烈的《仡佬族》载²：

“仡佬族内部则有哈仡、戳保、褒佬、布告、布尔、埃审、濮佬、葛佬等不同自称。”

“大方县青山乡的仡佬族至今还自称为‘濮’。”（不审此条为何综入上条中）

上面众多记录各异的仡佬族自称，除了咪达、埃审、布母舅三个名称外，其余都可归入贺张二氏所说四种自称中：河欧可包布偶、布欧、补尔、柔；哈给可包哈仡、仡、布哈仡；告可包褒佬、布告、仡佬、濮佬、葛佬、各保；多罗可包多洛、戳保。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就使用这个分类名称。

同时，我们还看到，这些自称各异的仡佬族支系，《调查选编》所载十四个点中有八个点的自称其第一个音节都是“濮”，《仡佬语研究》所载七处自称中有三个自称的第一个音节也都是“濮”，《仡佬族》所举的八（或九）个自称其中四（或五）个的第一个音节亦即“濮”。现在共收集到的二十九个仡佬族自称，其中第一个音节是“濮”者竟达一半以上，乃知《简志》所载仡佬族自称“濮仡佬”以“濮”冠自称之首者并非单文孤证。这个仡佬族自称中第一个音节“濮”，究竟和古代民族中的“濮”有没有关系呢？如有，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且看贺张二位仡佬语专家的论说。贺氏《仡佬语简志》³：

pəw¹ 由名词 pəw¹ “公”虚化而来，主要表示各种不同的人。如：

1 张济民《仡佬语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2 翁家烈《仡佬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下引2条见第3、2页。翁氏另有《仡佬族教论》一文，载《贵州民族研究》，1983（4），文云：“仡佬族内部则有‘仡佬’、‘葛佬’、‘褒’、‘哈佬’、‘普伏’、‘埃审’、‘佬’等若干自称。”“哈佬”、“普伏”二名为《仡佬族》所不取，愚以未见他书旁证故亦不录，谨附注于此。

3 贺嘉善《仡佬语简志》，1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

pəwɿ vanɿ 官吏

pəwɿ sɒɿ 汉族

pəwɿ klauɿ 仡佬族

pəwɿ ŋanɿ 聋子

张著《仡佬语研究》¹：

大方仡佬自称为 pu⁵⁵ yw³³, pu⁵⁵ 有“男”、“公”等义。是称人的专用词头，含有尊重之意。但称其他民族则一律不用 pu⁵⁵，而用 ha⁵⁵。ha⁵⁵ 是最普通的名词词头，……他们称汉族为 ha⁵⁵ pi⁵⁵，称彝族为 ha⁵⁵ uɛ³¹，称布依族为 ha⁵⁵ huɛ¹³。

贺说“濮”是族称有“人”意的前附加成分，张说是称人的专用词头，两说没有实质的差别。张说大方仡佬用“濮”，有尊重之意，且称其他民族则一律不用“濮”，就显与贺说称汉族为“洒濮”不同，和《调查选编》载红丰村仡佬“称苗族为‘布叶’”，“称彝族为‘布娃’”，“称汉族为‘布比’”，遵义正平乡仡佬称彝族为“补篾”，称汉族为“补包”，称苗族为“布母旧”，关岭仡佬称布依为“布奢”，称苗族为“布母舅”，都不相同²。这些差异虽只是一个词头问题，但具体分析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主要集中在“濮”字词头的意义和用法上。依张氏说，大方仡佬族自称中使用的“濮”字仅仅只用作称仡佬族“人”和“族”的专用词头，它不是独立的词语，必须和“濮尔”（补尔）支系专称的“尔”字联结在一起组成“濮尔”才是仡佬族完整的自称。由此我们可推知，在“濮尔”的这个“尔”字支系专称尚未产生、“濮”字尚未虚化为词头之前，该“濮”字必当是仡佬语具有专指仡佬族的“人”和“族”的专有名词，因而在虚化后才可能成为具有尊重意思和专指仡佬族的“人”和“族”含义的词。因此，这个“濮”字就应当是早期仡佬族语仡佬族的自称，且有自尊之意。翁著《仡佬族》：“大方青山乡的仡佬族至今还自称为‘濮’，极可能就是早期仡佬语中的这个‘濮’字的古老意义和用法的孑遗。”而在仡佬族分散发展支系名称出现后，该“濮”字就渐变而为只有词头作用了。但在初期，它还保有只用作称仡佬族（人）的专用词头的地位，而不用作称其他民族族称的词头，这不仅保留了表示它与其他民族相区别，同时也还表示自身的尊重，这可说是仡佬族自称的第一次变化，如大方自称“濮尔” pu⁵⁵ yl³³ 那支仡佬族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该“濮”字不再是仡佬语称仡佬“人”（族）的专用词头，也可用作称呼其他民族族称的词头，即变为普通名词词头的人字，亦不再有尊重之意。如平坝大狗场自称“濮佬”，那支仡佬族称苗族为“濮蛮”，称布依为“濮衣”，称汉族为“濮梭”³。这是古仡佬族自称“濮”字在意义、用法上的又一次重大变化。随着时代继续向前，仡佬语族称中的这个“濮”字词头，在一些支系中渐渐地淡化而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最后以至被丢失，如普定县窝子乡仡

1 张济民《仡佬语研究》，70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2 贵州省委、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著《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3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

3 贵州省委、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著《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51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

佬族自称“稿”或“濮稿”¹，平坝县王寨仡佬族自称“濮佬”或“佬”，而普定新寨的仡佬族则径直只自称“稿”了²。

综合上述分析，仡佬族自称的变化略可分为四型：

第一型：“濮”是仡佬族远古时期的自称，它的本义是仡佬语的“人”；

第二型：仡佬自支系名称产生后，“濮”字虚化成为仡佬族自称中具有“人”（族）义的专用词头，但不用作称其他民族族称的词头；

第三型：“濮”可同时用作称呼其他民族族称的词头，变成一个普通名词词头；

第四型：“濮”字词头从一些仡佬支系自称词中丢失。

由于仡佬族分布广阔，支系众多，发展不平衡，有的变化快，有的变化慢，有的支系自称已变至第三型甚至第四型，但有的支系自称还停留在第二型甚至第一型上。因此，当代仡佬族的自称便呈现为各自不同的状态。仡佬族的这些不同自称，同时又被作用他称，在古代文献中基本得到印证。据说，“濮”名在殷周时代就有了，见于《逸周书·王会》和《尚书·牧誓》；直到三国时期才有“僚”称出现，大概以陈寿的《益部耆旧传》所载建兴时“牂牁兴古僚反”为最早³。西晋张华《博物志》：“荆州极西南至于蜀诸山民多僚子。”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所载名目既多且杂，如说古蜀国开明氏保子帝“雄张僚夔（濮）”，汉武帝时夜郎居民为“夷濮”，建宁郡谈稿县有“濮僚”，侏丘有“主（当为生）僚”。又载“李恢迁濮民数个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兴古郡“多鸠僚濮”。“鸠僚濮”实即“濮鸠僚”之汉式写法，将族名写在词尾，而仡佬语法则以濮为词头。“鸠僚”即唐以后的“仡僚”（《元和郡县志·锦州》洛浦县）。《新唐书·南蛮传》有“戎泸间有葛僚”的记载。元代又有“秃落蛮”、“土僚”等名目（见《元史》）。这些名称在近世仡佬族的自称中都可找到对应名称，可以看出古文献记载的真实可信。至于明清时代出现的一大堆花仡佬、红仡佬、青仡佬、白仡佬、水仡佬、披袍仡佬、打矛仡佬、打铁仡佬、锅圈仡佬、猪屎仡佬等花样翻新的名目⁴，多半都是汉族官员想当然的编造，并没有什么根据。

三、仡佬自称的前瞻

随着仡佬自称的演变，自称的数量越来越多，但能坚持使用自称的仡佬族人口数量明显地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奇特现象。

1 贵州省民委，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著《贵族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61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

2 张济民《仡佬语研究》，295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3 见《三国志·张嶷传·注》引。

4 贵州各种地方志及民族志，以任可澄等纂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所载最多。

贵州仡佬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天庭,经过四次的往返,才完成了种粮和熟食的过程¹。这个故事虽然不是事实,但却说明了仡佬族先民初来西南大地这个荒无人烟的原野,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劳动,西南地区才被一步步开垦出来。关于这一点,贵州各族人民都是一致承认的,他们莫不世代传颂“蛮夷仡佬,开荒辟草”的谣谚,莫不遵守纪念仡佬先民开辟功绩的习俗(如吃新节仡佬任采他家之新不受干涉,仡佬送葵不丢买路钱等)。在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甚至可上溯至新石器晚期)的出土文物中常可发现仡佬先民的遗迹。《尚书》中有关于仡佬先民濮人参加武王伐纣的记录,也有西南濮人向周成王贡献丹砂的记载²。先秦文献常称濮人为“百濮”,魏晋以后也常称僚人为“诸僚”、“群僚”,这都是当时濮僚民族部落群立、人数众多的反映。在商周之世,其强梁者已或据地为王,如先秦之巴蜀都各称霸一方;春秋之麇子,也能“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³;秦汉时之夜郎、滇、邛都,都是濮人(僰人)所建,他们地大气粗,竟问汉使:“汉孰与我大?”⁴ 这些邦国后虽降服于汉,但也长期与郡县并处。而居于滇黔桂间之句町王,自昭帝时以军功受封(公元前81年),王莽时因欲取消其王号曾派大军攻讨,三年不能取胜,下至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时(公元347年),犹赫然屹立⁵,其建国已远逾四百年。至魏晋之世,夜郎、滇、邛虽亡,而濮僚之民犹遍布南中各郡,成为当时南中主要居民⁶,与南下的昆叟之族共同成为蜀汉时期南中贡赋的主要承担者⁷。其后由于昆叟之族的不断东向发展,迫使牂牁僚人向北转移,酿成成汉时期西南民族史一件大事——“僚人入蜀”。据《晋书·李势载记》,当时北入巴蜀的僚人达到“十余万落”,比留存的汉人还多,若以一落(家)五口计,则入蜀僚人不下五六十万,若以北迁者为牂牁僚人一半计,则牂牁僚人约在一百二三十万。史载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后,“大概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晋之极盛也。”⁸ 则入蜀僚人略为晋最盛时人户的4%,牂牁之僚略为晋最盛时人户8%,南中僚人当不少于晋极盛人户15%,很可能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

我们再来看现代中国的仡佬族人数:据人口普查,1964年共26000多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万分之0.27;1982年共有53000多人口,约为全国人口的万分之0.52。随着民族政策的全面贯彻和落实,经过民族识别和更改等工作,部分群众恢复了仡佬

1 吴秋林主编《居都仡佬族文化研究》,325-359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年。

2 《尚书·牧誓》、《逸周书·王会》。

3 《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六年。

4 《史记·西南夷列传》。

5 《华阳国志·南中志》兴古郡。

6 参见拙文《僰为僚说》下。

7 《三国志·李恢传》载诸葛平南后恢仍任庾降都督管辖南中,讨锄反叛,“赋出叟濮”。

8 《晋书·地理志》、《通典·食货》七皆有记载,数字小异,兹用《通典》。

族成分，仅黔东北务川、道真、石阡、正安、江口等县“反本归源”的仡佬群众就达30万，到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仡佬族人口已达到430000多了。但在全国人口中也只能占到0.04%，若把这些数字和成汉时入蜀数字相比，不仅是相对数相差100倍，就以绝对数看，既不到入蜀数的80%，也不到牂牁僚人的40%，不及当时南中僚人20%。更何况晋代最盛时人口只不过是现代中国的百分之一一点几，这是个很大的反差。从严格意义上讲，“民族则必须有共同语言”¹，据张济民先生的考察，当时的43万仡佬族中，“完全会说母语的人目前估计不会超过一万”，“部分会说母语的人估计在万人以上”。“日常生活只能用第二母语进行交际”，对仡佬语“只记住少量单词的人估计有两千左右”。其余的大多数仡佬族只能用第二母语进行交际，主要是汉语，其次是布依语、彝语和苗语²。在这种状态下，能够使用仡佬族自称的仡佬人究有多少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民族史上考察，夜郎、滇、邛、句町灭亡之后，迄今一千六百余年，在这期间，似乎濮僚之族未曾出现过能继承他们再度建国于南中的雄豪。只唐宋间有个南平僚、明中叶在川南有个都掌濮，虽曾强梁一时，但不久亦灭。唐时，史载黔中曾有向王朝纳贡的牂牁、东谢、西赵、南谢等国，以所载属民习俗考之，实多僚人，然史臣不称之为僚，当因各国君长皆为汉姓，故学者有以此为魏晋南中大姓之裔，宜不得以僚名之，然学者又或以此为僚人之改从汉姓，然僚人既不乐用其民族姓氏而改用汉称，是已习染汉化，则史臣不以亡为僚亦宜。其后，元初有个率仡佬、苗民反抗官府的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³，所谓“葛蛮”当即葛僚蛮，或即自称为“仡”的仡佬先民，且既是“土官”，则当不是汉人，这位宋隆济显是一位仡佬先民。宋隆济领导的斗争失败了，他也被杀，宋姓的后裔被称为宋家蛮。但到明代，贵州的地方志多称这个宋家蛮的先人是“中国之裔”，是楚国蚕食宋蔡，将其所俘放之南徼⁴，于是宋家蛮遂变成华裔了。宋姓在明洪武时被授予贵州宣慰同知，为黔中大邦，族人甚盛，文化亦高，有附学生员者。20世纪80年代落实民族政策时，宋氏多未申诉，是宋氏不用蛮僚之称已久，而近世的宋裔则更多已不知其先世为僚人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明代割据播州以叛的杨应龙，据说其先人在唐宋时已据有播州，《文献通考》说：“僚蛮不辨姓氏，……今稍从汉俗，易为罗杨等姓。”⁵杨应龙之杨当即出此。贵州考古工作者据遵义（古播州）杨氏墓地出土多面铜鼓及伴随出土文物分析，认为系少数民族酋豪的殉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303页“民族”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 张济民《仡佬语研究》，7-9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

3 《新元史·云南湖广四川等处蛮夷》，宋隆济条载：“宋隆济，雍真葛蛮土官也。”

4 （明）田汝成《行边纪闻》载：“宋家、蔡家，盖中国之裔也，相传春秋时，楚子往往蚕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云南徼。”

5 今《文献通考·四裔考》“僚”条中无此文，此转引《天下郡国利病书·蜀中边防记》“下川南”节所引。